

全新番外
解开重重迷影

宸宫

宸宫 下

沐非 著

岁月侵蚀了一切，尘埃把所有谎言遮掩住，也就成了千万年的人间。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 梦三生系列 /



沐非 ○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宸宫 / 沐非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02-3233-7

I. ①宸… II. ①沐…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94821号

宸宫

著 者: 沐 非

责任编辑: 李瑞芳 夏 艳

封面设计: 北京弘果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010-65240430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字 数: 686千字

印 张: 39

版 别: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3233-7

定 价: 52.80元 (全二册)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第二十一章	决裂	001
第二十二章	出马	018
第二十三章	黄雀	037
第二十四章	大晋	053
第二十五章	勘合	065
第二十六章	寂灭	074
第二十七章	外侮	089
第二十八章	北狩	101
第二十九章	守城	118
第三十章	缘尽	129
第三十一章	秋凉	140

第三十二章	宫变	154
第三十三章	月惑	182
第三十四章	星坠	192
第三十五章	奈何	201
第三十六章	岁逢	215
.....		
番外	清敏	233
番外	元旭	236
番外	归长天	242
番外	恨蹉跎	246
番外	湘夫人	249



平王的使者来时，静王元祉正拈着一颗棋子，凝视着池中清荷，怔然出神。对弈的师爷小心一揖，提醒道：“王爷？”

“我知道了。”

静王俊美面容上，生出一抹阴戾而不易察觉的冷笑，他伸手拂乱了棋盘，起身道：“什么风把四弟都吹得露面了？”

师爷道：“平王狡诈，王爷不可等闲视之。”

静王洒脱一笑，由绿荫中幽幽道：“本王也不是易与之辈。”

使者跟着引路的小厮穿过中庭，绕过几重琼宇楼阁，才来到园中。

此时正是午后，此园却是青翠欲滴，满目清幽，绿树藤萝之下，有影影绰绰的光斑投下，不觉炽热。静王倚坐树下，正凝望着一池清荷，悠然品茗。

使者初次见到静王，却见他慵懒乘凉，似乎并不以为意，不觉微愠，沉声道：“我家殿下遣小人前来，给静王千岁请安。”

静王随意挥手叫起，笑道：“在我园中，不必拘礼。”

他微微示意，便有从人流水一般呈上冰镇的食盒。使者也不推辞，微微就唇，但觉冰凉沁骨。

“夏日炎炎，殿下深居简出，如此闲适悠然，真是连神仙也望尘莫及……”

使者啧啧赞叹着，终于把话题转回自己的来意，“我家殿下却是素日心焦，如履薄冰啊！”

静王微笑着倾听，淡淡道：“心静自然凉，四弟未免太过焦虑了。”

使者扑哧一笑，迎着静王的目光毫不闪避道：“这便是王爷您的见识吗？”

静王森然道：“你好大的胆子！在我园中，也敢如此放肆吗？”

使者一揖及地，道：“小人岂敢，王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小人因有此笑。”

“哦？愿闻其详。”

“王爷认为自己进可火上添油，退可隔岸观火，是以安之若素，可我家殿下却

有两句话要带给王爷。”

静王眸光微微闪动，只听那使者轻轻道：“圣人有嗣，社稷序传，今上若是诞下皇子，王爷还能如此安稳吗？”

静王静静听着，面上不见任何波澜。

使者趋前凑近，低低道：“我家殿下还有一句……”

他附在静王耳边，悄然说完，静王终于悚然动容，“竟是如此？！”

他轻嘘一口气，思索片刻，决然道：“我只能为你家主子敲敲边鼓……”

使者满意一笑，“有王爷这句话，足矣。”

静王瞥了他一眼，叹道：“你家主子躲在安王背后，放这些暗箭，其志非小啊！”

使者笑容满面，恭谨道：“我家殿下实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是皇上逼迫太甚，不得已才跟几位叔伯弟兄商量，无非求个自保，若能得一允言，永戍封地为王，也就心满意足了。”

静王轻应了一声，笑道：“这话应该跟皇上说去，跟我说又有何用？”

“不然。”使者一脸谄笑，越发恭谨地道，“我家殿下说了，静王殿下此时是手足，下次相见，说不定便有君臣分际了。”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说出，静王却仿佛未闻，毫不在意，“四弟取笑了……请问使者，四弟定于何时？”

“月末大朝之时。”

使者的话如同惊雷一般，静王却不畏这雷霆之音，送走使者后，径自在树下微笑沉思。

师爷试探着问道：“王爷，要继续监视平王的属下吗？”

静王一笑，将棋子重新排好，道：“不用……皇帝必然已遣人盯上了，现在去凑热闹，不过平白暴露我们的实力。”

却说那使者，由静王府邸而出，几番拐弯，才行至繁华闹市。他衣着并不抢眼，片刻工夫便汇入人流之中。离他不远处，有几个打扮各异的男子互使了眼色，慢慢跟了上去。

那人穿街过巷，到了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蓦然转身，一双锐眼迅速扫过四周，又忽而拐入另一条里弄之中。

如此再三，他在如蛛网一般的巷道中流转，直到确定安全无疑，才轻轻闪身进了一道黑漆小门。

吱呀一声，那小门迅速打开又合拢，只剩下粘着污垢的门环在烈日下徐徐晃动。

瞿云站于一堵墙的高处，遥视着这一幕，向身边几人示意。他们心领神会之下便欲行动。

“先不要打草惊蛇，仔细盯着便是。”

瞿云说完，轻轻一跃，朝着宫城方向而去。

重重宫阙之间，碧月宫并不起眼，虽然小巧精致，却失之雍容富丽，偏于一隅，宫室也不甚宽敞。宫人们每每谈起，都是心中纳罕，那位蒙受天子宠眷的娘娘，怎会居于此间？

正殿之中，几位嫔妃联袂前来，主人设下宴席，宾主谈笑晏晏。

杨宝林刚经囹圄之灾，平日里活泼爱笑的性子收敛了不少，默默坐于席间，却被晨露一眼瞥见，道：“宝林这几日受了惊吓，还请满饮此杯，压惊涤尘。”

杨宝林微微哽咽，鬓间琥珀步摇颤抖如雨，她低低道：“多谢娘娘替我洗冤昭雪，这样的恩德，却叫我怎生回报……”

晨露宽慰道：“姐妹之间，谈什么回报，这不过是一场误会，皇上不日便有恩旨，你且放宽心吧。”

杨宝林一急，便咳嗽起来，她眼圈微红，却是银牙细咬，冷笑道：“娘娘宅心仁厚，才没有将那些鬼魅伎俩公之于众……可有些人，却仍是跋扈得很呢！”

她喝了口茶，才道：“云贵人如今一身轻松，没事人一般，打扮得花团锦簇，好不要脸呢！她的皇裔在哪儿？又是谁害得她小产？”

嫔妃们一阵低哗，鄙笑者有之，叹息者有之，还有年轻气盛的，娇笑道：“敢情云萝怀的这胎，不是凡人，是天上星宿呢，见时有，急时无，真真让人开了眼界！”

杨宝林惨笑道：“御医也是稀奇，言之凿凿，道是我将这月余的胎儿撞没了，这般沆瀣一气，构人以罪，太后一句罚俸就完事了吗？”

众人亦是摇头叹息，慑于太后威严不敢再说，却都是面有不忿。

晨露望了望窗外闷热阴沉的天，示意宫人放下珠帘，将冰盆端入，殿中顿时一片清凉。

“太后乃是尊上，宝林姐姐不可妄言。那御医好生昏聩，我定要禀明皇上，严责其罪。”

她淡淡一句，让杨宝林感动涕泣。她毅然离席而起，郑重跪拜道：“娘娘恩德淑慧，泽被我等，妾有一不情之请，还请娘娘应允。”

“但说无妨。”

“云庆宫素来由四妃之一执掌，自齐妃娘娘仙去后，一直由我暂摄。我德行浅薄，实在不敢受此重任，娘娘贤淑明德，才是云庆宫正位的不二人选。”

又是一阵嚶嚶低语，众人不禁诧异，杨宝林虽然位分不高，却也是世家贵宦，宫中红人，这一番，竟然将一宫大权拱手相让，如此决然着实让人诧异。

晨露并未吃惊，也不惺惺作态地谦让，只是微微蹙眉，笑道：“宝林姐姐太抬举我了……”

杨宝林见她并不表态，凄然道：“这是阖宫嫔妃的请求，娘娘若不应允，一些奸佞小人更要作践我们了。云庆宫，素来就是她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啊……”

嫔妃们都为之唏嘘黯然，她们几位，或是与杨宝林交好，乃是齐妃一系的，或是一向为周贵妃倚重，如今大树已倒，却是如何安身立命？

晨露微微颌首，声音清冽郑重，有如冰雪珠玉碰撞，却有着莫名的安心，“今日都是自家姐妹，说话也不必避讳……后宫之中看似繁花似锦，实则风口刀尖，稍有闪失，就是齑粉之祸……”

她端起冰镇青梅汤，以银匙轻舀，笑得自信从容，“皇上素来仁德，却也不会坐视诸位受人构陷。我忝居此位，也会尽量提醒一二。”

她见众人面上仍有疑虑，微微一笑，曼然道：“别尽说些伤感之事了，有件喜事，各位还未曾得知呢。”

她凝眸若有所思，道：“最近，皇上亦会广施德政，让后宫嫔妃都择日归宁，以慰骨肉分离之苦。”

听了这话，连杨宝林都停止了哭泣，她们因这突然之喜，一时无法反应过来。

宫中律条森严，前次齐妃归宁，皇后亦甚有繁言，如今后宫众人咸沐皇恩，简直是飞来之喜。

送走了众位嫔妃，晨露端详着眼前的凤藻玉案，从雕有祥云的白玉盘中拈了一颗鲜红的果子放入口中，对着窗外笑道：“你这招‘倒卷珠帘’，是想偷窥哪位国色天香的娘娘呢？”

瞿云哈哈一笑，由窗中翻身而入，“原想吓你一跳……”

“静王那边情况如何？”

瞿云凝视着她幽邃的黑眸，只吐出四个字：“月末大朝。”

晨露没有诧异，微微颌首道：“皇帝早就有所预料。他近日恩赐后宫嫔妃归宁，必定会恩赏她们的父兄——时间如此巧合，他大约是成竹在胸了。”

她遥望着墨云翻滚的天边，低喃道：“山雨欲来风满楼……”

仿佛应和她的断言，阴沉压抑的苍穹中，一阵沉闷的雷声响起，闪电在瞬间

闪亮了她雪白的面容。

云贵人的“小产事件”免不了被宫中非议，众嫔妃提起这位倒霉的娘娘都掩袖讪笑，皇后的声誉也颇受了些影响。这几日时光缓缓流逝，朝野都是异常平静，转眼便到了月末。

这一日乃是大朝的日子，藩王们由驿馆出发，一列杏黄色大轿到了西华门前。

此时，东方曦光已经透亮，天街上扫得纤尘不染。清亮的晨色中，但见一片庄重肃穆，一溜八口镏金大铜缸罗列左右。远远望去，几十名侍卫服色鲜亮，钉子似的站在巍峨的乾清宫门前纹丝不动。虽然天气酷热，此间却别有一种空寂肃杀的气氛。

安王有些轻慢地一笑，指定了那些侍卫，嬉笑道：“皇上也真不体恤人，这么热的天竟让他们甲冑齐全。”

他随意踱步，正要往前，顷刻间，景阳钟、登闻鼓齐鸣，悠扬沉稳的钟鼓之声漫过重重宫楼琼宇，越过肃穆高大的五凤楼，直传至午门来。

“万岁起驾——”

一声一声的传呼由太监们递送出了午门。

他不再多说，跟着领头的叔父从掖门进了大内。几人一进宫门，便觉和上次觐见感受大异。从金水桥北的一溜正殿中央，正门朱漆铜钉、犴恶辅首衔着铜环紧紧封锢。两行官员东西昭穆，摆着方步进入大殿。

沿路之上，每隔三步便是一名带刀侍卫，巍峨高大的殿前，铜鼎、铜龟、铜鹤、铜螭都焚了香，袅袅御香从龟鹤口中冉冉散淡而开，紫烟流转，氤氲而下，给太和殿平添了几分神圣庄严。

但闻乐官齐奏雅乐，黄钟大吕之声大作，皇帝冠冕袍服俱全，辉赫仿若神人，从容迈步登上御座。

“诸位，今日大朝，有几件要紧国事与大家相商……”

皇帝声音清朗有力，拣了云州旱灾、鞑靼扰边等几件事来说，又问了兵部关于前次剿灭的鞑靼余部之事，然后笑道：“众卿还有什么要说的？”

满殿中鸦雀无声，半晌，有几位尚书正欲上前奏报，却听藩王一群中，有人嘶哑喊道：“臣有事要奏！”

却是皇帝的叔父、五十有余的诚王老千岁，他胡子花白，瞧来仍是病弱。

他上前叩首，道：“臣年老体衰，离大去之日不远矣。益州地处蛮荒，瘴气丛生，飞鸟亦常折翅，恳请陛下让老臣留京，以待天年。”

皇帝温和道：“叔父身体不甚康健，朕亦深以为忧，太医院医正亦向朕禀过了，叔父不用多想，及时诊治要紧。”

他言辞关切，虽是模糊，却也默许了诚王的请求。老人长嘘一口气，谢恩后正要退下，却听身后有人大声喊道：“臣也有本要奏！”

安王双手抱揖，眼角带出些微妙桀骜，几步跨到御座前长跪在地，道：“臣弟近来冥思昏昏，怕亦是有所罹疾，若是再待在封地，怕是会五内鼎沸而死！”

“哦？”

皇帝有些诧异，又有些讽刺地扬起剑眉，笑道：“三弟，你的封地也生了瘴气？”
“虽不中亦不远矣。”

安王把头微微扬起，望着皇帝道：“我这个藩王，听上去金尊玉贵，乃是帝家贵胄，却真真是任人践踏，万岁派来的长史可有把我放在眼里吗？”

朝臣中响起一片嗡嗡低语，也有人为安王的大胆言辞倒抽一口凉气。

本朝分封诸王，乃是循前朝旧例，只是先帝英明天纵，早已发现其中弊病，权衡之下，定下制度，由朝廷派出长史辅佐藩王，一应大事都要盖上他的印章才能算数。

皇帝面容上浮现出一丝怒意，却被冷笑压了下去。他轻握着雕龙扶手，目光如剑，直看着安王不语。

这几位藩王势大，长史受其掣肘日久，只得苦苦支撑个局面，如今安王居然颠倒黑白，到君前诉起苦来。

“臣也有本上奏。”

平王平静说道，也上前跪了，道：“我辖下与鞑靼犬牙交错，一旦情势危急，调动军队便不能得心应手。长史本是文官，对军务毫不精通，若有延误战机可怎么得了？”

他话说得滴水不漏，很是圆滑，语中之意却是与安王如出一辙。他笑得异常恭谨，凝视着青金石地砖，笑道：“还有封地的盐运、漕运一类，若能由我来统筹调度，也少了许多摩擦。”

皇帝胸中怒意勃发，咬牙笑道：“真真是奇谈，长史辅佐的制度，是先帝定下的，你若要改动，是想说圣祖措置失误？”

安王从旁大声答道：“臣等岂敢，只是陛下所托非人，后世议论着，却要以为陛下苛待兄弟了！”

此话一出，殿中群臣目瞪口呆，仿佛被梦魇住，看看这个，又互相对视，殿中寂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仿佛都可听见。有人受不住这压力，身子一歪竟昏

厥了过去。

皇帝俊逸脸上一片漠然，眸中深不可测，他轻笑道：“原来朕派出长史便是苛待兄弟——你顶得真好！”

此时殿中微有骚动，群臣交头接耳，莫衷一是。安王长跪于阶下，目光却是桀骜不羁。他微瞥了一眼皇帝，正要开口反诘，却见御座后的九龙腾天玉屏后，幽幽传来一声轻咳，一道飘袅重染的裙裾边角如烟云一般从中飘过。

是谁？

如此朝会之上，是谁，竟敢如此恣意，避于屏风之后窥听？

他心中暗诧，一时失神，却听平王道：“万岁息怒，三哥素来心直口快。不过，长史一事，仍希望万岁从长计议——就是臣等体谅陛下的苦心，史笔如刀，仍不免有七步之讥啊！”

皇帝一听这话，怒不可遏，他脸色雪白，砰地拍案而起，冷声道：“哼！比出了曹子建，如此诛心之罪，也要让朕承担吗？”

此时殿内多数人已成了木雕泥塑，僵跪在地听藩王们与皇帝斗口。齐融见不是事儿，站起身来，用冷峻严厉的目光向殿中各个角落扫去。他是朝中元老，威望甚高，门生故吏也极多，如此威慑下，会场气氛安静了不少。

他面上沉稳，心中亦有些不安，却见殿外门扉半启，缝隙中隐隐可见无数人影晃动，不禁心下更添狐疑。

孙铭自从晋升为京营将军之后，很是谨小慎微，此次藩王入京，皇帝有意无意间仍将京畿治安交托于他，便更不得安闲了。

各藩王麾下的骄兵悍将，很是闹出了些乱子，这些孙铭都隐忍不发，连一些物议讥讽也是充耳不闻。

这日他朝食已罢，穿齐了甲胄，来到校场，刚看了一会儿，便见大营门口有烟尘弥漫，有几骑人马身披玄色斗篷，被卫兵阻住，正僵持不下。他由台上起身，迈步上前看个究竟。

“此乃军中重地，什么人敢擅闯？”

卫兵气势肃然，正要呵斥，却见正中一人，通身上下都以黑纱遮掩，由那重重纱裳中，露出一双寒潭似的黑眸。

卫兵乃是久经沙场的悍卒，却被她这一瞥之下，为这森然威严的气度惊于当场。

孙铭倒抽了一口冷气，多年沙场鏖战，也不曾有这一瞬的惊骇。那人终于开口：“久闻孙将军大名，今日终于得以一晤。”

她声音清冽，有如珠玉落地，冰雪破堤。

“你是？”

有如花瓣一般的纤纤玉手伸出，持一柄古朴宝剑，其上古篆斑斓可辨。

“这是万岁的佩剑……”

孙铭大惊之下，依稀想起前一阵的宫中逸闻，心中隐隐猜到了她的身份。

那女子轻挽纱绢，将雪白面庞微微露出，目光流转间，余光神韵，非同凡俗，发间一支珠簪在日下灼然生华。

“孙将军，宫中乱象已生，我代皇上前来，请速派将士封闭城门，阻止任何人等出入！”她手握缰绳，决然而道。

孙铭浑身一颤，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这稚嫩清秀的女子，皱眉道：“事关重大，岂可因你一言而决……”

他话音未断，但闻呛啷一声，长剑倏然出鞘，映着晨间日光，雪光炽烈，龙吟之声乍起，惊破栖鸦无数——一片黑羽漫天中光华几欲破天。

“此乃天子御剑，皇上交于我手，嘱曰：如朕亲临。将军还有什么疑虑？”

那女子声音不大，却是词锋逼人，清冷之外，自有一种凛然高华。

孙铭凝望着她，良久，才单膝跪地，敛眉垂首，“臣，遵旨。”

京城的百姓如往常一般，将要开始一日的生活，蓦然间，街头人流瞬间分开，匆忙之中，但见铁骑如云，喧嚣疾驰而去，其后跟有无数精悍步卒，杀气肃然。

他们呆呆看着，宛如梦中一般，凝望着这些京营精锐，小声议论着，难掩惊慌。

响鞭急作之下，孙铭一马当先，快如流星一般，转眼间已赶到城南。城门守军听得远远传来策马之啸，由城楼高处探头来看。

“封锁城门，不许任何人入内！”

孙铭放声高喝，炽热的日光照着他的面容，嘴角露出一丝忧虑的刻纹，汗珠流淌而下，他只觉得苦涩。

守卫头领遥见是他，大吃一惊之下，忙不迭喝令，让守军关拢城门。

沉重拖曳的铁索声响在大地上震动着，惊慌的百姓议论闪避着，眼看城门徐徐合拢，那波光粼粼的护城河消失至一线。孙铭刚要松口气，却听门下有粗犷人声：“这是什么意思？青天白日的，关什么城门！”

孙铭纵身上了城楼，却见一彪人马源源而来。最先抵达的叫嚷着，用手推挤城门，强行将本只一线的空隙，生生扳将加大。

他们身上的甲冑在日光下闪烁生辉，孙铭的心却在这辉光中逐渐沉下。

这是安王麾下的将士！

他强压住胸中的怒火，站于城楼之上，高喝道：“站住！”

他凝望着城门间停止行动的兵士，徐徐道：“尔等奉圣命驻军郊外，为何擅自进京？”

领头的校尉身着明光甲，一身锃亮，连眉眼都带着骄横，笑道：“我们在郊外待得闷了，去京城散散心，有何不可？”

孙铭望着远处源源而来的队伍，心下冷笑，道：“这么多人一起散心，未免太过隆重。”

那校尉趾高气扬，痞笑道：“我们本是土包子，习惯了一起走路，一起去开开眼界。”

孙铭沉声喝道：“奉圣上旨意，任何人不得出入，汝等悉数退后！”

那一队将士却不听命令，口中嬉笑着，手中兵刃，却有意无意地出鞘上弦。

孙铭浓眉一扬，正要最后通令，却听身边箭矢破空之声大作，一片黑压压的箭雨，幕天席地一般朝着城下飞去。

闪着寒光的铁箭如暴雨狂飙般倾泻，铺天盖地地落下，城下的藩王将士躲闪不及纷纷倒地。那校尉倚仗身上甲冑，狼狈避过，对着身后援军张口欲喊。

一道洁白羽翎，迅如闪电，直直射入他的喉中。

那血花暴闪，只是一瞬，便绽放出最后的惊艳。

他双目圆睁，不敢相信地跌倒，身边满是惊慌躲闪的兵士，几下便践踏得不成形状。

孙铭蓦然惊怒，回身喝道：“谁让你们放箭的？”

“是我。”

晨露抚着微微颤动的弓弦，姿态娴熟，说不尽的舒缓婉约。她望着城下一层层围拢过来的黑压压的军士，微微一笑。

此时城下剑戟林立，甲冑铁衣的寒光在炽热阳光下刺目生疼。藩王的兵士越拢越多，宛如乌云蔽日，望之心惊。

“为何如此？”

孙铭怒得已无言，再顾不得尊卑。

“他们今日只为谋逆而来，不是温言劝抚能了结的。多杀一个，京城便平安一分。”

纤纤玉指从壶中又抽了几支箭，黑眸微眯，蓄势瞄准。

孙铭咬牙不语，望着这剑拔弩张的危局，心中满是踌躇混乱。

“其余三处城门，由你的心腹前去接应，大约可保无忧——只是这城中……”

晨露思索着，手下一气呵成，一箭既出，便夺去一人性命，个个都是将尉一类的军中头领。

待到壶中一空，她才收起铁弓，重新以纱绢覆面，由城墙上一跃而下。

“娘娘！”

孙铭正要阻止，她已策马转向，朝着勋贵世族所居的城南而去。

灼热的夏风中，她手持缰绳疾驰，心中低喃道：“周浚，这就是你的如意算盘吗？”

太和殿中，君臣一言一语的交锋，令大多数人都惊得六神无主，不知道如何是好。

皇帝望了一眼正对门扇的缝隙，见外间人影憧憧，眉间稍一松缓。他抿了口茶，声音在殿中清晰可闻。

“还有哪位叔伯兄弟认为朕刻薄寡恩，不妨出来言明。”

大殿之中，静得可怕。良久，正当众臣以为无人再作仗马之鸣时，诸王之中，亦有人颤声道：“万岁开恩，臣等并无二意，只是长史挟天子之命，跋扈异常……”

那人抖着袍袖，已是哽咽难诉。皇帝压下心中郁躁，抬眼望去，见是先帝的幼弟，素日里最为安分的卫王。

皇帝眸中光华一闪，晶莹迥然，沉声道：“叔父若是有什么冤屈，只管向上奏来。”

他瞥一眼阶下的安、平二王，见他们从容自若，不禁暗自冷笑，却又想起方才屏风之后那声低咳，心中惊疑又生。

此时，殿门微启，瞿云一身戎装，悄然入殿，行至齐融身旁，俯在他耳边轻语几句，顿时惊得他须发微微颤抖，眼中精光一闪，即刻又恢复了常态。

瞿云转身离去，遥遥朝着九重帝阙之上微一示意。皇帝心中熨帖，正要开口，却又见他手指殿外，做了一个刀兵的动作。

宛如雷电闪破乌云，皇帝眉宇间的迟疑一隐而没，他从容一笑，道：“叔父此事，要辨别不难，着宗正院细细甄别，若长史真有跋扈不轨，朕亲自向您赔罪。”

他斩钉截铁地说完，凝视着阶下的安、平二王，语气更加舒缓柔和，“两位弟弟，朕自登基以来，素以先帝创业艰难为念，治理天下可算是兢兢业业，对宗室手足更是克己友爱——弟弟们今日敢如此无理，不正是料定朕无法效纣桀之行吗？”

安王大咧咧一笑，正要反驳，却见皇帝眸中一点怒火在瞬间爆裂开来。

“可是你们却将朕的克己友爱视作软弱可欺！今日，你们居然有脸面提什么长

史掣肘，若没有长史碍事，你们今日便要引狼入室，来个三家分晋了吧！”

他由案间取过几摞文书，清俊容颜上带着冰封似的冷笑，吩咐秦喜道：“你先念一遍，再让众臣传看。”

秦喜那略带尖细的嗓音在殿中响起，桩桩件件，都是二王私下联络、结交江湖死士、私铸兵器，时间、地点、相关人物，皆是细细有证。

“朕的长史被你们挤对得几欲自尽，你们居然还敢颠倒黑白，惑罪于朕！”

皇帝冷笑着，望着殿外齐整的军容，终于长舒一口气。

“众臣工，你们不妨向外一看。”

满心浑噩的众臣，闻言转头望向殿外，但见丹墀之下，一千余名羽林军荷戈持枪，杀气腾腾地集中在东西配殿前面。

“你们勾结江湖匪类，收买了几个宫中侍卫，便以为可以逼宫篡朝？”

皇帝轻蔑一笑，任由侍卫将擒获的各色俘虏、兵器缴于殿外广场。

安王面色苍白，浑身颤软欲死，他喃喃自语，眼神狂乱。左右侍卫正要上前拿下，却见平王面色不变，悠然轻笑道：“万岁勿要疑心臣弟，这般拙劣的计谋，完全不干臣弟的事。”

安王满面惊慌，戟指指定他，怒道：“四弟，你……”

平王笑得不羁，眼中露出诡谲笑意，“万岁，昨日太后进了一碗珍珠细米粥，今晨，她老人家宣了二哥入内，两人大约正在说古记笑话呢。”

皇帝一惊，他竟对太后起居了若指掌！

他乃是聪慧过人之辈，瞬间便明了他言下之意。他悚然大怒，脸色苍白得令人不敢逼视，当机立断，喝道：“众臣工可退出天街外！”

平王一口将他的话截断，他微笑着，只说了一句：“太后在我的钳制之下。”

这一声好似天外魔咒，将殿中剑拔弩张的气氛扫得干干净净。一片死寂之中，连人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

“你要如何？”皇帝勃然大怒之后，头脑却越发清明，他面上无波，只是静静问道。

平王仍是温文儒雅，他望着御座中的皇帝，轻笑道：“太后乃是天下之母，臣弟焉敢如何……”

他眼中闪过细碎的刻毒，殿外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显得异常幽冷，让人禁不住要打寒战。

“我与三哥素来情谊甚笃，此次他犯下此等大逆之事，却是与我无关，只求皇兄能辨别忠奸，还我清白令名。”

平王的话，简直让在场众人瞠目结舌，如堕云雾。

皇帝见他举止悠闲，丝毫不以为意，心中升起一丝阴霾。他心下飞快思索，面上却是霁颜笑道：“四弟，你说你清白无瑕，难道不知挟持国母是株连后嗣的大罪？”

“母后现下安然无恙，皇兄不妨与我前去一探。”

平王凝望着他，眼中是毫不退让的决然狠戾。皇帝对上他的眼眸，心下暗惊，于是静静答道：“好……我与你同去。”

他由御座起身，俯视着阶下群臣，一派安稳从容，道：“此乃朕之家事，卿等暂且退下。”

众人触及他的目光，但觉如磐石般沉着，心中不觉一松，这才惊觉已是汗湿重衣。

“皇兄一向恃辇而行，不如你我兄弟一齐走去……”

平王朝服辉赫，眉目之间意气风发，却又含着淡淡阴郁，微笑着，轻松悠然间仿佛是再平常不过的家宴会晤。

此时日光照耀着宫阙云顶的琉璃瓦，璀璨炫目，华贵迷离。兄弟两人并肩而行，身后迤迤而行的，是如履薄冰的侍卫左右。

两人也不去理会，只管在这狭长绵延的夹道上缓缓慢行。

炽日逐渐升高，照得人周身燥热。走过聚香园时，皇帝见满池碧绿，清风过时，一片袅娜，于是顺手掬下一面荷叶，持在手中遮阳。

平王冷眼看着，微笑道：“皇兄有此雅兴，倒是难得。”

他望着这一池菡萏碧波，却不走近，只是远远望着，等皇帝回到道上，才缓缓道：“我从小怕水。”

皇帝诧异地望了他一眼，只听平王笑道：“小时候不知道厉害，在镜湖边嬉戏玩耍，被人推入其中，几乎溺毙。”

他说得轻松，在日光下几近戏谑，却自有一种惊心动魄。

元祈剑眉微动，道：“是谁做的？”

“我不知道。”

平王仿佛漫不在意，接过他手中的荷叶，深深吸了口清香，半晌，才道：“大约是我太后的手笔。”

皇帝悚然一惊，正要反驳，却蓦然想起太后病愈的那一幕。

孱弱温柔的母后，手下用力，以镂金镶玉的甲套瞬间捏碎了蜘蛛……

那般的决绝狠戾，雪白面庞上却一径是慈悲温文的笑容。

他禁不住要打寒战，话到嘴边又退了回去。

平王淡淡瞥了他一眼，道：“从我记事起，便是活得战战兢兢。我母妃时时看顾我，生怕我再遭厄运……”

“你应该禀报父皇。”

“父皇？！”

平王好似听到了什么可笑之语，俊秀面容微微扭曲，眼中发出极为怨毒的光芒。

“太后当年位居中宫，姿容绝代，专宠十余年而不衰，她身后又有名门贵阀的林家支撑，只需小小一个手指，便能让我们母子化为齑粉……”

他语音怨毒森然，继续道：“父皇即使愿意过问，也只能保我一时，却不能保我一世……”

元祈凝望着他，胸口起伏不定，几乎是从牙缝中迸出：“为什么不来找我？！”

几乎是痛心疾首，他低喝道：“我是你长兄，为什么不来找我？”

“找你？”

平王有些惊奇地重复，待望进他坚定果决的眸中，才深深呼了口气。

“大哥……”

他的声音低沉下来，不复方才的剑拔弩张。

“你当时，亦不过是一介少年啊……更何况，”他几乎是灿烂微笑着，轻轻道，“那是你母后啊！”

元祈咬牙不语，半晌，才低低道：“是我太一厢情愿……这是在宫中，总要争个你死我活的。”

“是啊，我们生于这宫中，总免不了有这一天的。”

平王大笑，豁达间隐见苍凉，他回过头，低低地，决然地唤了声：“大哥！”

元祈一颤，抬眼看去，只见平王微笑如常，“快走吧，太后娘娘的性命还攥在我手上呢！”

炽日如火，照得人汗出如浆。晨露策马疾驰，袍袖衣袂随风飘荡，如云烟一般在街市中通行，不过一刻，便到得周浚的府邸。

朱漆大门上，锃亮的铜钉炫目威严，晨露略一分辨，便知是依八阵图方位排列。门前并无官宦世家惯有的一对石狮，只见一左一右两列兵士持矛悍立，一眼瞥去，满目肃杀。

她利落下马，直直朝着大门而入，无视眼前横曳的矛戟，纤指轻轻一弹，兵士但觉虎口发麻，强撑着握紧兵刃踉跄几步，才堪堪卸下力道。